

罰勞役記

署子龍

編輯先生：

寄上拙稿「罰勞役記」，
如可用該予修改後刊登，否則
該將它丟入垃圾桶內。

弟卒未取名屠龍，但自從
二年前凌眸節雷雨交加之夜，
老態龍鍾，久病於床的蛟龍，予卒
因作殛惡多之凶凌，子龍繼起害人，
加以屬地之興雲作浪，戕害百姓，永
困鑿孽於此子龍之不除，人民永
無太平日子過，故遂易名為屠
子龍。

此祝
編安

署子龍 敬啟

一九七七.九.廿六

在台灣工作了六年後
眼看國民黨的蠻橫有些而我炎黃人
人哀怨不已，榮不求偏袒，又全我深
慮老骨頭，平時相待甚厚，另這裏的
愛人深光，不無謀算，是去國大把，又
數到自己勇氣作此嘗試，但心裡頭
一直存着出國的念頭。

我之所以狠下心出國，乃
由於我之被三作牌（社
察）抓去罰勞役，拂掃這件國事
中央市場的攤位。本身自由的芝
於一向蔑視人足掛齒的芝，是被自
政叔，是不是掛齒的芝，是自命
，然而对我而言，那是侮辱人格的大
事。我並不是自命清高，因為在國
之下，人格是不值一文的。

事情發生在十年前。那是

「人犯」。立「局裡已拘了好几个人」。我們進去，「我有沒有放？」。年輕人說：「來求求退面談，這求得沒話！」。他難堪的牢騷，是剛從公司約到他的。於是得到准許，三作牌轉到他破口大罵道：「你這畜生，狗嘴就把意思是要把你拖到後面去。」一番修理，上馬轉到三作牌如此威風，雙膝跪地求饒道：「大人饒命，小人下次不敢。」

我們這十個人被送上海，軍車踩到淡水河邊，由中央市人拿一把掃帚，走向中央市場去。此時中央市派到每一個攤位打掃。許多路人好意地圍着我們，害得我們無地自容，頓時產生自己真的成為罪人的錯覺。每個人邊打掃邊養活。

某甲說：「我是個中學教員，今天我被抓來這裡掃地，

「禮拜天的早晨，我騎着車英程，從文中心看扶福考試放榜。突然，派專員去幫他們，先來報。路上遇城中漢口街，令是那樣，說我違規，把我莫的不良少年把三作牌從車上拉下來，說我違規，要我把車停在這裏，並問他到底進了什麼通道，並問我會看不見路的指標。我轉頭過去，果真地面上放了一塊活動的指標。對於城中區那幾條道路，我最熟悉不過，從來就未曾看到過有車行道的設置。因此我就問這位三作牌說：是何時規定的？他說是剛放置不到半小時，但成績很好，已經抓到了好幾位違規的人。果真已有好幾位車友被鎖鏈在一起，跟隨在後，但這位三作牌祇再抓了一次之後就表示：「已抓够了人犯，是可笑，因此不再抓了。說真的是要抓，實在也抓不勝抓。」

如果被我的学生看到了，等明天他们到学校一渲染，叫以渐如何再立学生的面前耀老师的威嚴。」

某乙说：「我家裡还未来了客人，我出门买菜，但到現在还遲之未歸，家人一定急得像熱鍋中的螞蟻。」

某丙说：「我出门買麵包、真心，準備帶一家大小去陽明山郊遊，如今家裡一定以為我出車禍呢！」

有位退伍軍人说：「國民黨這樣無理地亂抓人，已到了完蛋的地步。」

一聽到老兵这么講，那位押隊的三作牌趕緊說：「老兄，讲话小声点，我也觉得这种措施失当，不過，我是奉命行事的，我也作不了主。」

老兵拍着胸膛，故意大声嚷道：「我十三歲時在路上被國民黨截擋去當兵，從無數次的數仗中逃過命。如今我已老了一身，無牽掛，我也不怕地不怕，還怕什么。我也是老黨員，我深知國民黨的腐敗已經腐蝕到根了。」

又有人接腔道：「警察的任務是除暴安良，但台灣的警察不但不保良民，反而生擾民，像我们这些平時安份守己的

百姓，反而被抓來罰勞役，當衆出醜。平時我常聽人家說：貪財大污、犯大罪；無小罪；罪：蘇信芝相國民博不可罪；無小污、犯大罪不以大不以小污；貪小污、犯小罪；貪小污或造謠謠，不以小罪；有為人故意造謠謠，今我義。」

又有人嚷着氣。爺爺，你還有當大官的老子或嚇槍報呢！你要可以拿槍出去恐嚇槍報呢！你要是對方不知趣叫來了警片亮躬躬自艾地詆譭，警片還定他還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吧責備自己該死，有眼無珠，不識『英雄』呢！」

大家這樣子七口八舌在吐露着對國民黨不滿的心聲，倒忘了中央市場那髒亂以及那令人作呕的腥臭味。到了中午，每個人領了一張「證書」，渡過家門，太太向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將這事跟她講了，她還以為我在講故事騙她呢！

把我們被罰的事以大標題「橫衝直撞，罔顧交通安全的騎士被罰勞役」刊登出來。許多同事見到我就以此事為笑柄，也談論著。下班回家的同事也說她們學校的同事被罰的事。想不到此爭議成爲全城轟動，「新聞人物」。對於此六法違規，查到違法者，須處罰，並據該條文而定。這些國民統一黨員，須顧慮到其身份。這些，當務之急，如果事，因為如果國會審時，他們可以刁難你，使你無法出國。經他這一指，我被好客忍下來，以免小不忍而亂大謀。

抵達美國之後，祇要有人問起：「老先生，你年紀已經足夠作爲我們的父親，又在台灣工作了那麼多年，爲何還要到美國來作個老學生？」時我就把這事的經過從頭到尾複述一次。末了，我總來一句：

幹娘的國民黨，明知其末日之將至，還要作威作福地施行其暴政。一套的國民黨常说的话「暴政必亡」，相信國民黨這大暴政被人民推翻已指日可待了。

…(上接第24頁…)

「猪仔」的「真」。他們用「台」字來騙民心，同時培養搖尾狗。一面白肉吊得高高的，咬底下的爭奪戰。第二、由此台狗而引伸為如魏鎬說的：「台灣因爲沒有希望，外省官員」，這種話沒有任何一個音節是對的，連三歲小孩子，只要讀過三天的《三字經》，都曉得他們是心實在。對這種人，「三字經」第十三，是最簡單直接的人本來就很少，是因為那很難爭辯，而這口舌正是他們外省人的好藉口：台灣是你们台灣人的，你們該回去，有前途…。混蛋一大堆。

耳朵聆听着我的小國鄉在那裡，口若懸河，高談闊論，舉例說明。電視上崔苔菁的屁股正在那裡「瓊瑤」着，而我的視線已模糊，精神已麻木，看不出真假、是非和美惡了。